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三八三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383).....	1
主席发言.....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488)；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26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八十三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八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马马杜·布巴卡·康特(马里)。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383)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262)。

主席发言

1. 主席：安理会现在的会议是由于塞浦路斯代表的紧急要求在仓卒之间召开的。由于形势紧急，我迫于不得已未能按照习惯先和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代表进行磋商就召开这次会议。理事国代表们无疑会了解我在人所共知的很严重情况下完全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才这样作的。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安给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262)

2.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希腊代表和土耳其代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来信要求允许在无表决权的情况下参加这项议程项目的讨论。这三封信已经分别作为文件S/8263、文件S/8264和文件S/8265分发了。如无异议，我建议，在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希腊代表和土耳其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Z.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O.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和A.S.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讨论向安理会提出的列在文件S/8262中的控诉。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4. 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很抱歉，安理会不得不在这么晚的时间开会。我的国家正受到一个强大的邻国土耳其的攻击和进犯的紧急威胁。我们是希望和这个邻国和平相处的。近几天来一直有土耳其海、陆、空军进犯和准备进犯的不断的威胁。接着就是在塞浦路斯领土上一连串的飞行，每天很多次——有的飞得很低——低到五百呎——有的在这个岛的上空盘旋达三十分钟之久，从这个岛的这一端飞到那一端，恐吓居民，并构成进犯的威胁。

5. 我已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给了安全理事会主席两封信，列表说明土耳其飞机飞越领空的次数、每次的时间和高度、以及飞越领空的飞机类型[S/8260和S/8261]。

6. 我想我无须长篇大论地详述现存的进犯威胁。事情已经差不多由土耳其自己大吹大擂地公布了。各国政府都知道，这个周末已经预定为对塞浦路斯进行非法进犯的时间。当然，如果现在是十八世纪或者十九世纪，或者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也可能是一件司空见惯的行动。但是现在我们是在联合国时代。我们有联合国宪章。宪章明确地规定不得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根据宪章，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这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所庄严承担的义务。这的确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石。正是联合国宪章的这部分把一个变化带到了我们的世界，把一个由武力和霸权的世界变为一个理性与和平合作的世界。如果包含在联合国宪章中第二条第4段中的这一概念，即宪章所规定的法律上的义务，遭受破坏，那么联合国就不能再存在，或者就会毫无意义，而这个世界就会发现自己是在险峻的下坡路上——不只是在下坡路上，而是在实际悬崖的边缘上——走向倒退，走向弱肉强食。这就是对塞浦路斯进行侵略威胁的含意。我以前说过，进行这种威胁，我们抱歉地注意到，是无视联合国宪章的。

7. 我引用几件公开出来的事实。安卡拉军方消息说，驻于土耳其中南部，距离塞浦路斯北方只有四十英里的空军、陆军和海军部队已经进入戒备状态。在安卡拉周围和通往地中海海岸的公路上已有军事活动。后来当人们问絮莱伊曼·德米雷尔总理“是否将在塞浦路斯登陆”时，他告诉记者们说：“谁都不必担心，我们能够登陆的。”

8. 进犯塞浦路斯的威胁是很长的，必要的话我会提到的。但是这和发生在圣西奥多罗斯村的事件是相联系的。过去四年定期巡逻的巡逻队曾停止了巡逻，而后来又重新开始土耳其籍的叛军对巡逻队的攻击引起了流血和战斗。这一切都是很令人遗憾的，而且使我们方面很为关切。但是这些事件还不是土耳其对塞浦路斯进行威胁的原因。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可以看出这并不是土耳其威胁进犯塞浦路斯的第一次，并且每一次都有借口。真正的原因在于土耳其一贯的政策是进犯塞浦路斯并用武力瓜分塞浦路斯。瓜分这个岛屿一直是土耳其的目的。土耳其很知道通过联合国或者使用和平方法是达不到目的的。连在国际讲坛上把

它作为一个要求提出来也是办不到的。土耳其说不定在它企图进行的秘密谈判中提出这个目的，但不能在国际讲坛上提出。因此，如果通过谈判达不到它的目的，它就要使用武力。不仅现在有这方面的大量证据，过去也有。

9. 在一九六四年我们听到这方面的反复声明。那年五月，土耳其的副总理凯马尔·萨蒂尔先生说：“今天，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干涉已作好了一切准备，土耳其部队在六小时内就能占领塞浦路斯。”这番话是圣西奥多罗斯村事件的前奏吗？但是我们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呐。同一个凯马尔·萨蒂尔先生在同年同月所作的公开声明中说：“塞浦路斯将分成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将同土耳其合并”，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那时进犯的目的，也是它现在计划进犯的目的，所以让我们看看事实的真象。事实真象是土耳其坚持使用武力瓜分塞浦路斯，而为了使用武力，土耳其就完全不管法律了。

10. 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代表，我向你们呼吁的是，我的国家必须得到保卫，不受进犯的威胁。塞浦路斯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小岛，正受到强大的邻国土耳其的威胁，这个邻国经常夸耀它的三千多万众多人口、夸耀它的军事力量。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没有军事力量。在这些事件以前，我们完全没有军队。我们现有的这点军队是特别为了防止土耳其的侵略和进犯而建立起来的，为的是使土耳其进犯塞浦路斯并不那么容易。但是保卫塞浦路斯免受外来危险已经更困难起来了，因为近两年来土耳其开始大力集结军力和狂热的军事训练，并且为了进犯塞浦路斯的特殊目的已经开始了空运作战演习。这就是现在塞浦路斯受到威胁的原因。我要求安理会向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保卫。

11. 我这里掌握了大量事实，但是我不想占用安理会太多时间来加以引用。土耳其外长厄尔金先生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接见记者时说：“塞浦路斯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将是把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割让给希腊，把另一部分最靠近土耳其亚得里亚海岸的土地割让给土耳其。”所以这便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形势。我不想多说了，但是我要求安理会作出决议以保证塞浦路斯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使之不受土耳其进犯的严重威胁。

12. **主席**：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13.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安理会在这么晚的时间召开会议是由于罗西泽斯大使的紧急呼吁。方寸我们已经有机会听到他的发言了。这次会议是在塞浦路斯和东地中海的和平由于格里瓦斯将军领导下的希腊人和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不负责任的行动再一次受到危害的时刻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在各当事国的朋友们、联合国秘书长和他在该地区的特别代表正在尽最大努力以防止曾在雅典和尼科西亚燃烧过的战火时召开的。罗西泽斯大使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再次玩弄他那家喻户晓的歪曲事实的把戏，虚敲警钟把安理会的注意力转移到无关的问题上以掩饰无耻而残酷的侵略。我将尽力简短地纠正错误的看法，同时详论真正有关的问题。

14. 我们已经听到罗西泽斯大使对塞浦路斯国家主权对领土完整以及对这一领土完整存在着紧急威胁所作的虚伪声明。我们的确相信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处在致命的危险中。我们也相信希腊人和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对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村庄圣西奥多罗斯和科菲农的进攻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终将以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而最后结束塞浦路斯的独立。自从一九六四年以来，那些为希腊族塞浦路斯政府所统治的塞浦路斯地方，在很多方面已经被希腊占领。秘书长在许多报告书里已经提请安理会注意希腊占领军在和希腊族塞浦路斯政府互相勾结对塞浦路斯进行的渗透。渗透的结果是，在塞浦路斯领土上的武装部队基本上是希腊正规军。军官团几乎完全是由希腊军官组成，总司令是一个希腊将军，他不是向任何希腊族塞浦路斯当局负责而是直接向雅典参谋总部办公厅负责。一九六六年当这个总司令和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塞浦路斯总统发生个人误解，当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要求希腊政府调换那个总司令时，马卡里奥斯被当时的希腊总理大骂一顿因而不得不撤回原来的要求。

15. 秘书长最近发出的关于塞浦路斯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的警告已包含在他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提交安理会的报告的第29段中，秘书长在这段里报告安理会说：

“过去几个月中（联合国驻塞）部队已经注意到有更多的迹象表明塞浦路斯国民警卫军有和希

腊军队变成一体的倾向。这些迹象是国民警卫军普遍佩戴希腊军帽徽，在国民警卫军营地的旗帜和标牌上都绘有希腊王冠，最近国民警卫军新兵入伍所用的誓词已加上了对希腊国王效忠。”〔S/7969，第29段。〕¹

16. 希腊和希腊族塞浦路斯政府勾结起来，并且依靠他们在该岛建立的军事力量，完全不顾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开始采取措施企图把塞浦路斯并归希腊。随着希腊军队在塞浦路斯集结的增加，希腊和希腊族塞浦路斯政府的行动就愈加大胆。一九六六年二月，在一份公布于雅典的联合公报中，当时的希腊总理和大主教马卡里奥斯拒绝接受任何排除意诺西斯的解决办法。更近一些时候，目前希腊统治集团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帕帕多普洛士上校在他今年八月一次访问塞浦路斯中以为他的政府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地位已经强大得可以无忌惮地称塞浦路斯为“希腊的南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看不出在这次访问中申明一下他们斗争的不变目标为意诺西斯有何妨害，而塞浦路斯众议院希腊族议员，在没有土耳其族议员参加的情况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断言斗争要继续到整个塞浦路斯统一于希腊为止。

17. 对土耳其族村庄圣西奥多罗斯和科菲农的军事行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希腊人和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准备和发动进攻的详细说明在秘书长给安理会的报告文件S/8248²中已经提供得很精确。因此，我不想麻烦安理会听我把事情再说一遍，我只想将其中突出各点指出来，那就是：

18. 第一，这次攻击是在土耳其一方已通知联合国驻塞部队土耳其一方可以接受它——既联合国驻塞部队——在圣西奥多罗斯重新巡逻的计划后开始的，是在土耳其一方已把土耳其这一态度的转变在十一月四日向希腊族塞浦路斯政府重新说明后开始的。

19. 第二，同时受到进攻的第二个土耳其族村庄科菲农和巡逻问题无关〔同上，第10段〕。

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²同上，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20. 第三,恢复巡逻是过去谈判的题目。尽管巡逻已规定为每周两次,但在十一月十四日希腊族塞浦路斯的武装人员每隔片刻就进行巡逻而且巡逻了多次。这是不平常的。这无疑是随后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第19段〕。

21. 第四,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进行的速度都清楚地表明这是预先计划好的〔同上,第24段〕。

22. 最后,联合国驻塞部队司令认为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想用自卫行动来把事件解释掉那是行不通的〔同上,第22段〕。

23. 这次进攻动用了近三千之众的希腊和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联合部队,配备了约三十多装甲汽车、重武器和大炮,关于这一点土耳其政府其实是掌握了可靠情报的。而且,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对那两个土耳其族塞浦路斯村庄的军事行动将要扩张到大约五英里以南的另一个土耳其族塞浦路斯村庄——马里。格里瓦斯将军亲自指挥希腊人进攻,显然是打算把他在1967年十月三十日所发誓要作的事付诸实施。那天是举行一年一度希腊庆典,他扬言说:如果意诺西斯遭到拒绝,希腊人就要用武力征服之。

24. 对这两个土耳其族塞浦路斯村庄进攻的残酷是难以描述的。由于重炮和迫击炮火的狂轰滥炸,两个村庄几乎全部破坏。但是进攻者还不满足于非军事性建筑物的破坏和对平民的大量屠杀。当他们打败了保卫两个村庄的一百多名土耳其族塞浦路斯战士的抵抗时,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掠夺、抢劫。我们从尼科西亚土耳其大使馆获得了关于对这个村庄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所发泄的仇恨和敌意的第一手情报。在这两个村庄发现了许多被肢解的,被多次枪击的,被火烧和被挖去眼珠的尸体。这些尸体中有年老的平民和妇女。

25.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土耳其政府没有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如果没有秘书长和联合国驻塞部队的极有力的干预,同样的命运将会落在土耳其族村庄——马里头,也可能落在拉尔纳卡的土耳其地区头上。拉尔纳卡是该岛南方市镇,在这个地方,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早在今年五月,沿阿尔特米斯路修筑工事,部署军队,以包围该镇的土耳其区。土耳其政

府认为这件事是事实上完成希腊把该岛和希腊合并的计划中的一环。

26. 而且土耳其政府相信进攻这两个土耳其族村庄希腊政府应负有直接责任的。我刚才说过,格里瓦斯将军亲自指挥军事行动,并且大家也知道,占领这两个村庄的希腊部队的撤退命令不是从尼科西亚发出,而是从雅典发出的。把这一点和执行作战行动所用的方法结合起来考虑就可以更好地认识到它的意义。秘书长关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军事行动的报告〔同上,第22段〕谈了联合国驻塞部队是怎样被迫撤出阵地,这些阵地怎样被希腊军占领,怎样把联合国驻塞部队的兵士被别有用心地强行解除武装,怎样把他们的通讯工具加以破坏。土耳其政府从这些事件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这支强大的希腊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出现大大地危害了联合国驻塞部队执行命令的能力,希腊人能够在他们愿意时,从他们打算进行军事行动的地区排除联合国驻塞部队。根据这些考虑并根据最近的事件,土耳其政府坚信,威胁该岛和平并极大地危害土耳其族居民的生活安全,并最直接地阻碍联合国驻塞部队在塞浦路斯有效地执行任务的唯一的因素就是那支偷偷地并和希腊族塞浦路斯政府勾结起来开进该岛的非法希腊占领军。

27. 这支希腊占领军无所惧惮地进攻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各单位,并使他们丧失活动力,这就公然对抗安理会的权威。如果这个动乱的岛屿要恢复和平,希腊占领军必须撤走。

28. 当在希腊军队集结正在开始、希腊族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在希腊政府的物质援助下正在进行组织时,秘书长就在他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S/5764〕和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S/5950〕的两份报告中提请安理会注意希腊军队集结的扩散,并质问把武器运进塞浦路斯是否符合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对我们来说,我们相信这一迄今继续不息的集结是与该项决议的文字和精神不相符合的。因此我们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第一一四二次会议〕以及其后几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了几种我们认为能够阻止希腊和塞浦路斯在该岛集结军队的方案。我们这些建议,除了别的以外还包

括对塞浦路斯的入口的有效控制和监督以及双方裁军和管制。不幸，秘书长的警告和我们的建议在那时都没有得到应得的反应。我认为这样说是十分合理的，即如果安理会那时采取了上述的方法，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场严重危机的凶险。

29. 差强人意的是，我们看到秘书长在今天下午才向各当事国发出的呼吁中已多多少少想到了我们曾要求过但没有得到的相同措施。

30. 尽管希腊族塞浦路斯对两个土耳其族塞浦路斯村庄的军事行动是如此残忍，尽管这两个村庄遭到了濒于完全的破坏，尽管这两个村庄遭到了严重的伤亡，土耳其政府为了拯救该地区的和平，采取了克制态度而且避免采取和希腊与希腊族塞浦路斯的军事行动相似的行动。不顾土耳其的克制态度，完全不顾联合国驻塞部队向希腊族塞浦路斯政府的反复呼吁和抗议，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不但继续向圣西奥多罗斯村的土耳其地区频繁派遣巡逻队，而且竟以极端挑衅性的方式在那里建立一个永久的巡逻哨所。我们掌握的情报说明，希腊政府继续有加无已地向该岛海运军事武器和装备，特别是重武器，该岛的希腊报纸也大吹大擂地说反对土耳其塞浦路斯人的行动将要开始并将遍及全岛。

31. 关于安理会对科菲农和圣西奥多罗斯周围的局势可能要采取的紧急行动，我的政府相信下列三点应郑重考虑：

(a) 谴责对科菲农和圣西奥多罗斯村的土耳其居民区犯下的非人道罪行；

(b) 对两个村的居民赔偿损失；及

(c) 为这两个土耳其村庄的安全提供有效的保证。

32. 根据我刚才所说的情况，毫无疑问，我的政府相信我们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消除由于希腊武装非法来到塞浦路斯而引起的时时都有的威胁因素。除非作到这一点，而且迅速地作到这一点，我们无法希望对在该岛恢复什么和平和安宁；我们无法期望消除妨碍联合国驻塞部队有效地执行任务的障碍，

我们无法解除每人心里关于这类希腊暴行可能重演的恐惧和疑虑。

33. 主席：请希腊代表发言。

34.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报应的时刻来到了。”这句威胁的话就是土耳其外交部长对各方面向他呼吁节制的回答。查拉让吉尔先生对于希腊外交部长以最大努力避免不幸而向他提出的和解建议也同样是这个回答。为了把这类话加以充实，土耳其的海、陆、空军正在准备战争，再度威胁塞浦路斯岛。这就是今晚我们在这里开会的原因。

35. 在我们提供威胁东地中海这一地区和平的证明之前，安理会无疑愿意听一听希腊政府对于引起这种可悲形势详情的意见。

36. 主席先生，你已经听到塞浦路斯代表所说的关于圣西奥多罗斯和科菲农村十一月十五日发生的事件的详情。我们对这些事件深感悲痛，我们反对可能招致生命牺牲的任何行动。多年来希腊政府进行节制的努力有力地证实了我的话。

37. 土耳其代表认为可以用他近于粗暴的愤怒来对待因事态发展而表示的普遍遗憾和不安。他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事件的根源就是土耳其政府在用塞浦路斯警察恢复巡逻这一问题上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恢复巡逻属于塞浦路斯国家的主权范围。这个主权是无可争辩的，而且联合国也从来没有争辩过。联合国所曾做过的只是努力取得土耳其政府事先同意，以便巡逻不出事故。

38. 奇怪的是塞浦路斯政府主权范围内的行动还必须取得安卡拉的同意。这确实不能在法律上、司法上找到解释。人们很想推断，安卡拉的一切努力都是出于一个想法，那就是圣西奥多罗斯村的土耳其塞浦路斯人对于巡逻的反应归根结蒂得看土耳其政府给他们的训令如何。

39. 两个月来土耳其政府对联合国的命令充耳不闻这是已经确定了的。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告诉我们：

“我……在总部曾向土耳其的联合国常驻代表反复要求支持这些努力（即联合国驻塞部队的

努力)。十月二十七日我向土耳其政府发出一份紧急的个人呼吁，要求土耳其政府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合作，并接受建议中的恢复巡逻的时间表。”〔S/8248，第6段。〕

40. 九月、十月、十一月月中过去了——巡逻一直到本月十四日。根据什么义务可以要求塞浦路斯政府再等待安卡拉的同意呢？同意并没迅速而来——还是很有理由哩！显然，安卡拉要在圣西奥多罗斯村地区建立另一个土耳其飞地，换句话说，就是要阻止那里的土耳其族和希腊族和平共处。

41. 但是仅仅在事变发生前几天塞浦路斯政府还对防止塞浦路斯形势恶化的愿望作了惊人的证明。它释放了狂热分子中最狂热的拉奥乌夫·登克塔斯赫先生。

42. 我觉得安卡拉该当作出和解姿态，通知在圣西奥多罗斯指挥叛乱分子的土耳其军官，说明安卡拉已同意恢复巡逻。

43. 但是安卡拉显然认为在塞浦路斯内外所作的和解姿态是单方面的。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用射击和机枪火力来欢迎政府巡逻队呢？

44. 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事件。这些事件，我再再说一遍，我们深为悲痛。知道希腊政府是如何迅速地使其讲克制的影响收到成效并协助实现了平静，就可以知道希腊是如何遗憾。

45. 现在，我感到有责任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些事实，使安理会更好地估价目前所考虑的形势。这一报道涉及到十一月十五日事变以前土耳其政府的行为，将帮助证明，在事变前一个星期，土耳其不遗余力地制造紧张局势，圣西奥多罗斯村的火星当然就点燃了火药。

46. 我愿意提醒安理会几件它已经熟知的事实。希腊和土耳其代表，除几次中断以外，会谈了一年多，而且是不止一次地在两国外长领导下进行的。会谈的结果，希腊政府倡议，最后召开了一次最高级的会议以便把这些会谈圆满结束。希腊首相和土耳其总理，在他们的亲密的合作者陪同之下，于今年九月九日和十

日会见，讨论两国关系的形势和塞浦路斯问题，以及解决现存问题的办法。不幸，土耳其政府在色雷斯的消极态度使会谈以僵局告终，使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两位领导人在两点上达成了协议，这两点在那次会议的最后公报中提到了，即：（1）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增加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2）加强两国的友谊，睦邻关系和合作对两国都有利。

47. 公报签署的日期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仔细看一看土耳其用什么态度履行这两点协定，那是很有意思的，特别在我们的同事埃拉尔普先生刚刚控告希腊之后。

48. 首先，关于塞浦路斯岛的和平形势，安理会已经正式注意到土耳其政府在巡逻问题上的责任。土耳其的阻挠态度引起了十一月十五日的事件。这一态度的背景在秘书长给安理会的报告中已有详尽的说明。

49. 但是这种态度不仅只用于那些特殊事件上。在这些事件发生很久以前，土耳其的侵略和威胁的声音已经可以听到。一两件例子就可以使人们对土耳其所用的调子有一个概念。

50. 在九月十八日土耳其报纸伊斯坦布尔报发表土耳其空军头目坦塞尔将军的下列声明：

“我们不但随时可以打退侵略，而且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以塞浦路斯为例……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我发动了进攻。如果不是我们被阻止了，今天就不会有塞浦路斯问题。即使在今天，任何时候都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不管塞浦路斯把防御组织得多么好，对于我们都是不成问题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是在九月十八日说的，是在色雷斯会谈并发表公报约定合作以后的几天，也是圣西奥多罗斯事件发生前的两个月。

51. 这种好战的气氛独树一帜地反映在土耳其民族党的头目九月十七日在埃德尔纳地方的发言。下面是他谈到塞浦路斯时所说的话：

“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是极其简单的。只消用

二百架飞机对该岛进行轰炸，征服它，然后从实力地位来谈判。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52. 然后就偷偷把拉奥乌夫·登克塔斯赫先生派到了塞浦路斯。这个人的极端主义主张是人所共知的。很明显，土耳其政府是知道他在该岛出现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的，所以在希腊和土耳其会谈整个期间，登克塔斯赫先生都小心翼翼地藏在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岛的“和平形势”就说到这里。

53. 土耳其代表的语调我是熟悉的。我记得他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在安理会发言时连珠炮似地对希腊进行控诉，控诉希腊人对土耳其人实行种族灭绝。我要求他更仔细地考查一下他的统计。他会在其中发现一些可惊的数字的。但他也会发现种族灭绝是在他那边，因为统计会向他表明，色雷斯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和回教徒的人口依然未变，而伊斯坦布尔和伊姆罗兹岛的希腊人口则已经大幅度减少。塞浦路斯危机开始时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十万希腊族人现在只剩三万了。在伊姆罗兹的剿灭方案在想法上是穷凶极恶的，在详情上是可怕的。那个岛上的百分之五十的居民被迫逃离了他们的家乡和生地。

54. 关于种族灭绝就说到这里，关于洛桑条约所建立的平衡也就说到这里。土耳其以这种平衡为借口武装反对公平合理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同时又按照它自己的利益推翻这种平衡。因为它伸出右手以洛桑条约所建立的平衡的名义来接受在任何解决上的补偿——我重复一遍，在任何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上接受“补偿”时，它已经用它的左手把平衡丢到九霄云外了。

55. 我的政府已经把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侨民和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少数民族的命运问题提交到安全理事会。虽然安理会未能帮助他们，但是安理会总会想起我的代表团当时向它报告的事实，从而证实我今天所提出的补充情报的精确性。因此我希望安理会奉劝土耳其代表扩大其视野，因为我们不仅在这里讨论圣西奥多罗斯和科菲农事变的牺牲者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来自安卡拉的悲剧的升级，每一次升级的结果都是一步一步地、有系统地消灭希腊人，而且只是希腊人。

56. 说过这段题外话以后，请允许我转到当前的事件。在圣西奥多罗斯事件之前，土耳其政府挑战的行为之一就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以后土耳其单个的和编队的军用飞机对希腊领空进行大规模的侵犯。和土耳其为时已晚的解释相反，这些侵犯领空的行为——我的代表团已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过——是在希腊当局无所知晓并无视国际惯例的情况下进行的。土耳其政府完全不遵守管理一国军用飞机在另一国领空飞行的国际的或与此有关的特别的手续。土耳其的飞机有几次深入希腊领空，距离希腊首都只有几分钟的飞行距离。

57. 继十一月十五日事件之后，土耳其把它的威胁战术推行到了极端。当时土耳其军刀的铿锵声响在塞浦路斯到希土边境整个地区都可以听到，今天还可以听到。而且，土耳其国民议会曾授权土耳其政府在自己的边境以外使用该国的武装部队。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七时政府控制的安卡拉电台的广播打消了对于土耳其国民议会这一决议的任何可能的怀疑。我引用广播的一部分：

“即便没有国民议会的决议，土耳其也可以以保证国的身分，根据伦敦条约和苏黎世条约，对塞浦路斯进行干涉。因此，大国民议会不是为此理由而召开的。它的召开，虽未明说，但那是为了授权政府扩大行动范围，如果希腊在土耳其干涉塞浦路斯的过程中被卷入的话。”

58. 我之所以对于土耳其的态度批评得这样坦白和直率，是因为我深信我国政府在和平、正义和公平的鼓舞下所起的缓和人和调解人的作用。

59. 因此，在联合国驻塞部队和秘书长对圣西奥多罗斯村巡逻问题上进行努力的几个月中，希腊政府经常使其影响有利于克制。从圣西奥多罗斯和科菲农事变一开始，我的政府冒着受批评的危险，采取了和解的与追求和平的态度，要求停火、要求联合国驻塞部队撤退到原先的位置，深信头等要事就是在该岛保持平静和秩序，在整个地区保持和平。

60. 希腊政府也要求格里瓦斯将军回到雅典。在事变以前希腊政府的行为也是这样的。因此，尽管土耳其军用飞机反复侵犯希腊领空是高度挑衅性的，希

腊政府仍然表现了克制和冷静的态度，不然的话，目前危险的局势早就变成爆炸性的了。

61. 我不相信我还得继续这样罗列下去。尽人皆知，希腊是坚持遵循一个和平与和解的不偏不倚的政策。

62. 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我荣幸地参加的最后一次安理会会议上，我作了如下的发言：

“在雅典我们正等待着有朝一日对这问题的解决能作出真正进展。当然，我们要求这种解决是公正持久的。”〔第一一九三次会议，第148段。〕

我也说过，就我们而论，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去作到这一点。

63. 我现在向安理会呼吁，并向它提出一个问题：希腊有没有遵守它的诺言？希腊方面是否不遗余力地试图解决问题？希腊是不是带头真诚希望达成协议？希腊有没有象土耳其那样，以威信为理由——我着重说，威信——总是用毫不妥协的态度要求这样要求那样，妨碍一切进展，阻止问题的解决？

64. 在这里，需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想是：对于联合国各团体试图找出解决办法的努力，希腊是什么态度，土耳其又是什么态度？

65. 希腊从未拒绝合作。请土耳其代表把自己政府的态度给安理会一点启发，如果安理会需要启发的话。难道那些一再断然拒绝联合国各团体所提出的一切建议、忠告和劝导的人就不必承担什么责任了吗？那么由于那一拒绝因而产生了些悲剧事件并因而延长了危机，其责任由谁来负呢？当然不能由那些接受并愿意遵守这个组织的建议的人们来负。

66. 目前在土耳其似乎已完成了发动进攻的准备。军队和空军部队正沿着面对塞浦路斯的海岸和希土边界集结。最新消息表明，发动侵略进攻正迫在眉睫。土耳其外交部长前天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安卡拉告诉希腊大使说：“我们再不能回到外交谈判舞台上了。”

67. 我们知道，秘书长已经向有关各国政府发出呼吁，并且派出一名特别代表来加强他的呼吁〔见S/

8248/Add.3〕。我们对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并且希望这个行动将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事态的发展正在增加势头，危险就要到来。我们面临着即将进行的使用武力的威胁。我们确信安理会知道形势发展的极端严重性的。很明显，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正处于危险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在此危急关头，是不能回避责任的。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受到了威胁。东地中海的和平危机四伏。在我看来，安理会当前的任务是清清楚楚的：它必须阻止使用武力并且消除这一使用武力的威胁。

68. 我是代表这样一个国家向大家说话，它无愧于心的是，在塞浦路斯危机的整个期间，特别是在最近几天，希腊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尽一切以捍卫和平，一方面施加影响要塞浦路斯保持必要的节制，另一方面自己已作出了合乎国家尊严的一切和解姿态。

69.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理会今天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来处理塞浦路斯及其毗邻地区的严重恶化的局势。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是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关于审议中的问题的报告〔S/8248〕。我们刚才又听了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的发言。他们所提供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局势危急，这种局势蕴藏着深远的后果。

70. 苏联政府正在不断注视着塞浦路斯地区事态的发展进程，而且，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正如我们早已经指出过那样，苏联坚决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反对外国对这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反对加剧该岛紧张局势的挑衅和企图。

71. 没有疑问，而也不能有疑问，只有塞浦路斯人民自己才能解决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塞浦路斯问题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予以解决，而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居民和土耳其族居民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维护。苏联坚决反对，为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背着塞浦路斯人民、牺牲塞浦路斯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企图和尝试。

72. 我们深信，为了维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真正独立和领土完整，所有外国军队必须撤走，设在那里的外国军事基地必须拆除。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前在

安理会和其他地方讲过多次。现在当塞浦路斯的局势急转直下地恶化时，这一切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了。

73. 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注意苏联政府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声明〔见S/8268〕，这个声明阐明了苏联对于塞浦路斯及其毗邻地区最近事态的立场。

74. 虽然塞浦路斯的武装冲突现在已经停止，但局势依然紧张。对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和独立以及对东地中海和平事业的威胁仍在增加。

75. 我们得到的消息表明，希腊军队已处于战争戒备状态。雅典反动军人集团一直在发出露骨的煽动性的声明，竭力为公开干涉塞浦路斯的内部事务寻找借口。

76. 我们也知道，土耳其政府这方面由于顾及到它自己的特殊利益，在日益恶化的塞浦路斯局势方面，采取了若干措施。土耳其军队也进入了战斗准备状态；正在组织特遣部队，准备在塞浦路斯可能的登陆，而且军舰也正在这个地区进行演习。

77. 苏联早已提请注意这个事实，即今年四月希腊的军事政变对联合国的一个正式会员国塞浦路斯国家的独立和正常的民主运转构成了直接威胁。对于当前塞浦路斯的事态不应当与希腊反动集团所推行的政策分开来看。这个反动集团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长期以来积极地策划以军事手段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通过所谓意诺西斯，即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来剥夺塞浦路斯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78. 我们知道，目前在希腊执政的军人集团在塞浦路斯武装部队中有自己的忠实仆从。这些集团正力图把整个塞浦路斯岛变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基地，并且使用它目前正在希腊国内所使用的同样的犯罪手段和恐怖手段来对付这个岛上的民主力量。最近对塞浦路斯采取军事行动的结果造成了伤亡，其中包括平民的伤亡。希腊军队在希腊反动军人集团的忠实仆从格里瓦斯将军指挥下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

79.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有必要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希腊当局的行为。希腊当局正在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对手广泛使用肉体压制，后者的罪过只不

过是为保卫自己人民的权利而直言不讳罢了。全世界已经看到，如同雅典和萨洛尼卡的审讯所显示的那样，希腊大规模迫害民主人士的新浪潮，对民主人士施行报复威胁甚至达到了肉体消灭的地步。

80. 我们愿意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苏联政府已经向希腊政府递交一份照会，强烈抗议希腊正在实行的非法行动和横暴统治、嘲弄基本人道主义原则以及罪恶地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已被普遍接受的准则。希腊是这个宣言的签字国之一啊！苏联政府已经向希腊政府紧急呼吁，呼吁它拿出理智和克制来，不要采取任何会威胁希腊民主人士生命的行动。

81. 从所有迹象来看，塞浦路斯局势的恶化是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些集团的计划直接有关系的。它们希望牺牲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及其自由和独立来解决这个军事集团成员国之间所产生的分歧。我们对美国政府的言行不一感到震惊。美国的官方声明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说成是一项“缔造和平”的政策，而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却是使局势趋于恶化，并导引对塞浦路斯人民内部事务的干涉。很难令人相信，希腊军官团没有美国的影响和支持能够在塞浦路斯行动起来，因为希腊本身就牢牢地处于美国军事基地的掌握中。很明显，塞浦路斯局势这种新的严重的复杂化是那些力图加剧该地区局势并威胁塞浦路斯共和国生存的外国反动势力一手搞出来的。这种行动会导使塞浦路斯的局势每况愈下，并威胁国际和平。

82. 苏联政府出于维护和保持东地中海和平的愿望，要求各当事国运用克制和理智，不要企图使用武力来解决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之间所产生的问题。

83. 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寻求一项和缓塞浦路斯及周围地区紧张局势问题的解决办法即：和平解决、尊重所有塞浦路斯人民的主权以及严格遵照安理会关于塞浦路斯各项决议，这些决议一再呼吁所有各方运用克制避免可能使局势恶化的各种行动。

84. 苏联政府希望各方都能表示自己是知道自己的重大责任并了解自己对各族人民所负的职责，因为扩大塞浦路斯的冲突，特别是扩大塞浦路斯地区的军事冲突，可能引起难以预测的后果。

85.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本来不想在辩论的现阶段发言，的确，我根据安理会的几位其他理事国代表来推断，一般都同意今晚无必要让很多人发言。但是，当我听到苏联代表的发言时，我感到可以马上作些评论。

86. 假如我可以敬陈一言，我认为他的发言的开头和结尾，要求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克制和尊重塞浦路斯国家的主权，是值得称赞的。遗憾的是他的发言的中间部分略嫌逊色。

87. 对他发言的开头和结尾我表示敬佩、表示友好、表示十分尊重，但我愿意对他说，今晚我们大家都负有——当然我们在安理会一贯负有，但今晚却特别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如果我们在今晚的辩论中企图加深仇恨，如果我们进行粗暴的非难，对过去的事件分派责任，那么，我们就可能完成不了我们在今天这个危险的夜晚所负的重大责任。

88. 无疑，在塞浦路斯过去十年左右的可怕历史中，所有我们有关国家都有缺点和疏慢。我认为确实如此，甚至在安理会中，作为安理会，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我们经常提供维持和平的手段，但是作为安理会，我们没有对发生的争论和分裂探究其根源，因而我们现在面对的塞浦路斯局势，我们现在面对的危险局势，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大家的疏慢造成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严重时刻我们在卷入当前危机的各国之间进行一系列的非难和反非难，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将不能实现现在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

89. 此外，我想今晚我们有义务谨慎发言，因为我们知道单单一个字也可能提供一个爆炸的火星，使我们终身悔恨。

90. 我想我们都把危险的程度和严重性记在心里。我们比较镇定而平静地在这里开会，但我们知道今晚许多人正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流血、恐惧暴力、恐惧战争的全部灾难的后果，而且也许更厉害的是，恐惧战争引起的大火除席卷参战士兵以外还能给平民带来苦痛。

91. 今晚，当我想到我所熟悉的塞浦路斯岛时，我就想到那个美丽的岛上的森林、村庄和塞浦路斯人。

我想起九年前我负责塞浦路斯公务的时刻。那时，我在岛上有二十一个团，而当民族间的战斗发生时，我们用那样数量的部队维持岛上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和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之间的安全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战争发生，我不仅想到战争的破坏，而且想到岛上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双方无辜平民将遭到的可怕后果。如果战争的危险爆发，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估计给塞浦路斯内外带来的后果，我们也不能预计被卷入的无辜人民所遭受的苦痛。

92. 因此，我认为今晚我们在安理会中应当专心致力的，不是非难，不是想法分派罪责，而是最严肃地尽力在我们中间找到能够最有助于维持和平并能着手消除紧张和磨擦原因的行动。

93. 因此，我要最郑重地——如我可以不揣冒昧地这样做——称赞我们的秘书长所采取的行动。他不但派遣他的私人代表到这个地区，他现在正积极地从事于寻找通向和平的途径，而且还给了我们两份声明，两份呼吁〔见 *S/8248/Add.3* 和 *5*〕。这是我们随后必须立即考虑的缓和紧张局势和裁减卷入的军队的一个指导方向。同时，在他今天发出的呼吁中〔见 *S/8248/Add.5*〕，在他提出把希腊和土耳其部队裁减到一九六〇年条约许可的数目的方法时，而且说实话，在他谈到从岛上完全撤军的可能性时，他一直在寻找通向建立持久和平所能采取的实际行动。

94. 我们感谢他的领导。我们感谢他对有关各方指出道路，不仅用一般的言辞或呼吁，而且用裁减岛上希腊和土耳其部队数量的实际方法，使我们能走向最后的解决，如果上帝允许的话。

95. 我不认为我的讲话的任何一点会对觉得需要答辩的人发生很大影响。但是，如果要在今晚安理会议席上答辩的话，我非常希望能为了维护和平的利益，把答辩应保持在最低限度；而且我非常希望我们应当在你的领导下，主席先生，尽快地结束我们的讨论，以便我们能够一道完成我相信我们都希望今晚要完成的事——那就是达成一个全体一致的协议，紧接着秘书长的呼吁，以有效的方式作出一项贡献。

96. 我自己已经有机会同你，先生，以及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代表们磋商，我并且确信，我们大家都愿

意团结在你的领导之下，从今晚的辩论中取得一个十分有建设性的成果。我欢迎你给予我们指导，而且我希望我们可以立即进行这项工作。无疑，我们必须经常审查这个问题，并且随时准备再次开会。但是，今晚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安理会向有关各方及全世界发出一项文告，这项文告将会产生我们深切希望的效果，即和缓紧张局势和磨擦，减少现有的仇恨，指出获得实际成果的道路，努力寻求在该岛走向平定、走向和平解决的方法，不仅仅是暂时休战而是最后和平的道路。

97. 戈德堡先生（美国）：象我们杰出的同事卡拉登勋爵一样，今晚我本来不打算发言；但是，话已先出，我只好简短地发发言。

98. 在听取了各方发言以后，我本希望安理会为了使塞浦路斯的危险局势平静下来，能够不进行辩论而迅速地行动起来。然而，如果我们要呼吁各当事国运用克制，那么，我们必须自己先克制自己。费德林大使关于我国和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评论尽管是挑衅，我只想说，这些评论是他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这是典型的苏式陈词滥调，我断然予以拒绝。

99. 现在，主席先生，鉴于我们面临的严重局势，我国对于辩论得分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倒是安理会为了和平的利益而迅速行动起来。我们对东地中海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紧张和危险局势深感不安，因为美国对这些国家和人民怀有最大的尊敬和感情。

100. 杰出的秘书长以值得称赞的巨大精力和热心已着手努力，也有其他方面的努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努力，努力避免武装冲突给有关的自由国家以及该地区的和平可能带来的悲剧。

101. 我们坚信必须允许这些努力无障碍地继续进行，有关各国政府应当对这些努力给予最充分的合作，不失时机，不放过任何可能性以保证这些努力获得成功的结果，因为这些努力的成功将有利于一切有关各方。

102. 因此，我们呼吁所有有关各方采取一切措施来维持和平并对现在进行的这些和平努力提供最充分的合作。这些努力对持久和平是会提供希望的。

103. 至于我国政府，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力量保证上述努力的成功，而在今晚，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对安理会建设性的行动作出贡献。

104. 主席：请塞浦路斯代表运用答辩权。

105. 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首先，我要感谢已经发言的那些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他们使人注意我们现在正在度过的危险的夜晚和我们在这个时刻所面临的关于塞浦路斯的危险局势，并且使人注意必须严格遵守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宪章以求得和平解决。这些就是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说的话。然而，土耳其代表长篇大论地叙述了圣西奥多罗斯和科菲农事件，令人惊讶地没有一个字谈到今晚的危险。

106. 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提到的今晚的危险是什么呢？不就是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发动侵略和进犯的威胁吗？土耳其代表只字不提土耳其并不打算侵犯塞浦路斯，只字不提土耳其决没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对联合国宪章进行这种粗暴的破坏，土耳其只字不提将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一刻也没有想到进犯一个小国使这个小国遭到进犯所难免以及随着进犯而来的战争所必致的破坏。这场战争已被在安理会发言的理事国代表们所推迟了。

107. 我们今晚在这里并不是面对来自过去的危险也不是面对为克服对警察巡逻队的反抗而发动的一次军事行动的危险。我们说那是一个可悲的事件，我们对生命死亡感到遗憾，但现在已经结束了；后来发生的只是地方性的挑衅和土耳其人杀害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我已提供了一份被杀害者的名单。土耳其恐怖主义分子血腥杀害的男女——是无缘无故的杀害，没有受到任何挑衅，也没有受到国民警卫队或其他人的报复。但这些都是地方事件；不能构成今晚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我们大家都知道危险是什么。

108. 土耳其已公开地大吹大擂地宣称要在本周末进犯塞浦路斯。土耳其代表没有提到这件事实，的确非常遗憾。土耳其打算进犯塞浦路斯呢？还是不算？

109. 在这个问题上秘书长已经发出强烈的呼吁。他说：“有关军事准备的惊心动魄的汇报不断地送

到我这里来——是什么军事准备？不就是土耳其的准备吗？——“特别有关的政府的军事调动和威胁性的声明……”〔S/8248/Add.3〕。什么军事调动？不就是我已经提到的那些调动吗？不就是那些为战争目的如此卖力地在塞浦路斯对面和希土边境一带的海、空军事的调动吗？土耳其现在觉得它已经如此完善地装备好了，可以大胆地吹嘘它进行战争的意图了。就是这些事促使这位关心世界和平的秘书长以联合国代表的身分向各有关当事国进行呼吁。而在这个危险的夜晚，——这是联合国代表说的——最为有关的当事国之一就是土耳其。

110. 秘书长接下去说：“这样的活动只能增加业已普遍于塞浦路斯的高度紧张……”。难道不正是土耳其代表应该来谈一谈这一直接有关他的国家的问题吗？他避而不说土耳其决不使用武力，这意味着什么不祥之兆呢？

111. 秘书长在他的第二次呼吁中说：“有关塞浦路斯的凶兆愈来愈险恶了”〔见S/8248/Add.5〕。为什么这些凶兆愈来愈险恶呢？因为来自土耳其的威胁一直不停，因为领空的飞越，因为所发表的各项声明和收到的情报——有的是机密的、有的不是机密的——都说就进犯而论，这个周末是一个危急的周末。而且，目前的迹象是希腊和土耳其正处于战争的边缘。安理会召开会议是因为这些理由呢？还是因为土耳其代表所提到的两周前的科菲农和圣西奥多罗斯的事件呢？

112. 我希望载入记录的是：我的国家已经说过，它将处处遵守秘书长呼吁，也将遵守他为在塞浦路斯消除一切军事力量的第二次呼吁。我们不需要武装部队。我们所以在那里建立一支武装部队——在这方面我们从希腊得到了援助——是因为我们经常受到土耳其侵略和进犯的威胁。如果当时没有这种威胁，这些部队当然也就不需要了。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事件以前，我们没有武装部队。我们当时有权维持二千人名额，而我们只建立了一支大约三百人的部队。我们很乐意在塞浦路斯没有军事力量，解除共和国领土上的全部军事力量，只要联合国保证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只要能有一些保障使塞浦路斯免受一九六四年威胁过三次的那样外来的进犯就可以。威

胁塞浦路斯的目的是在于瓜分，有时是企图瓜分。一九六四年六月所进行的准备不是为了任何特殊事变，只是为了进犯塞浦路斯。谁还记得什么事变不事变？反正目的就是瓜分。

113. 六月五日约翰逊总统给伊诺努总理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解是你们进犯塞浦路斯的目的为了瓜分该岛。”那封信还说：“如果你们把权利寄托在‘保证条约’上，我们应该提醒你们，这是和‘保证条约’水火不相容的。”

114. 但这不是关键所在。我们认为“保证条约”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因为它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相抵触。根据这里所通过的，而且我们希望，终究会执行的“条约法”并根据宪章第一〇三条的规定，任何与宪章中的义务相抵触的国际协定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因此，土耳其那种念头，以为可以把“保证条约”作为手段，认为它给了自己违反宪章的权利，因而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把历史的意志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子去并掀起战争，那就意味着“保证条约”是没有价值的，如果里面含有导致战争的规定的話。

115. 我现在介入其中的理由是要指出，我们希望听到土耳其代表说出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代表已经说过的和我现在所说的话——即我们响应秘书长的呼吁并希望根据宪章原则，严格遵守安理会各项决议以及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一日关于禁止侵犯塞浦路斯主权而飞越其领空的安理会协议，看到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解决。土耳其最近几天违反这些决议和这项协议的次数太多了，需要做大量工作才能算清它肆无忌惮的违反的次数。

116. 我们尊重土耳其。它是我们的一个邻国，我们希望同它有友好的关系。我们对土耳其具有最好的善意。的确，我们对所有居住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都具有最好的善意。我愿提醒土耳其代表，只是在他们抵抗时才有战斗，只是在他们武装起来时，才有战斗。在飞地之外，有六万以上的土耳其人平安无事地生活在共和国内，并不曾有过纠纷。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都希望在和平与友好中相处。但是土耳其、土耳其的统治和土耳其恐怖分子的活动势力从中阻挠，不准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有友好关系，甚至不

许他们进入希腊人商店；如果他们表现出同希腊人和解的任何倾向，他们就要受到鞭笞、监禁甚至最严厉的惩罚。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感到如果双方和解，如果他们同希腊人交往，如果允许他们和希腊人友好，那么瓜分的前景就消失了。这就是塞浦路斯全部纠纷的真正原因。这种瓜分念头，这种固定的瓜分念头，使他们在岛上保持了斗争，使他们想进犯这个岛屿，这种念头造成了飞地，造成了战斗，造成了武装据点——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塞浦路斯各族人民不得和解，不得和平相处。

117. 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从外部干预塞浦路斯人民和平友好生活的人权？这就是当前形势。我一点也不想说，所有的过失都在一方，所有的正义都在另一方。我们承认我们的过失；我们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承认一切，我们对这一切表示遗憾。但瓜分是主要的基本的原因。就我们方面说，我们有始终如一的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是同世界上的道义力量走一条路而不是与分裂的国家走一条路。如果我们环顾今日世界，我们看到哪些是危险局势，哪些是世界和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越南的形势如何？瓜分。巴基斯坦的形势如何？瓜分。有没有是潜伏的但一直是内存的问题呢？朝鲜、柏林、德国如何？瓜分。瓜分就是我们今天世界的灾难。瓜分是殖民政策和冷战的遗产，在某些情况下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是塞浦路斯的症结。

118. 但我们到这里不是来讨论塞浦路斯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尚未论述这个问题，我也不打算去详论这个问题。我只想集中谈谈贯穿着塞浦路斯整个局势的基本原因，特别谈谈我发言开始时集中谈到的那一点——那是在我答辩中所不得不说的。

119. 在东地中海，我想不仅仅在塞浦路斯，我们面临着一个由于对塞浦路斯进犯的威胁而引起的危险局势。

120. 我们很高兴地听到安理会那些理事国代表的有建设性的发言，他们赞成和平解决，不是通过侵略和战争而是通过和平来解决。这将是这一决议的意义。我重复说一下，我的国家和所有今天与塞浦路斯处于同样地位的小国——它们昨天是，或许明天将要

是和我们处于同样地位——都希望看到安理会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勇敢地宣布：在我们时代不允许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在当今联合国时代不允许依靠武力和进犯攫取领土。我想这一点在安理会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中是说得很清楚的。我们需要一项决议，明确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它目前所面临的进犯威胁，我们也需要这项决议来支持我们的秘书长发出的很有建设性的呼吁。

121. **主席：**请希腊代表行使答辩权。

122.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我以极大的注意倾听了苏联代表的发言。我一向是这样听取费德林大使的演说的。他是个大国的代表，这个大国在世界各地起着很积极的作用，有时也许起着太积极的作用。但今晚我没能听懂他的话。我没有听到他象通常那样明朗。我想一定是由于我的译意风开关出了什么毛病。我开了各种语言的开关，但我听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即希腊正在威胁着要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并直接威胁着塞浦路斯的生存。我问自己，那怎么可能呢？塞浦路斯有代表在这里，费德林先生可以很容易问罗西泽斯先生究竟希腊是不是真的威胁着他的国家。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啦？如果希腊真的威胁着塞浦路斯，罗西泽斯先生就会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反对我的国家。但是如果我的译意风的功能是正常的话，我听到罗西泽斯先生抱怨的却是另一个国家。

123. 我可以向费德林先生保证，我很仔细地、聚精会神地倾听了他的呼吁，当然我将把他的呼吁传达给我的政府。雅典总是倾听一切和平呼吁的，这是符合我们的观点的。我相信费德林大使的朋友，或者说他新近的朋友吧，也会向费德林大使提出这样的保证的。

124. **主席：**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125.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很想赞同联合国和美国代表善意的不作任何答辩的呼吁。但不幸的是，有人已经进行了反击和控诉，我必须把历史纠正过来。但是我将尽力讲得很简短。

126. 我将从我的同事希腊大使维齐奥斯所作的评论开始。他对巡逻事件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一巡逻

事件是以圣西奥多罗斯村的屠杀告终的。首先，他把这些巡逻说成是塞浦路斯政府的权利，土耳其人没有依据或权利阻止他们进入该地区。而且，这个问题用不着征求土耳其政府的意见。但事实仍然是，七月里该地区发生了纠纷，希腊人的巡逻被停止了，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事件。土耳其居民的领袖们说，一旦这个地区消除了紧张状态，他们将善意地看待按照联合国驻塞部队所拟订的计划，跟联合国驻塞部队一道恢复巡逻，而事实上正如我在我的主要发言中所提到的，在对各村庄进行攻击、进行预谋的攻击的前一天，就通知联合国驻塞部队说计划已经被接受。

127. 维齐奥斯大使说，显然土耳其正在那里建立一块飞地。那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当时曾向联合国部队当局提出了保证，土耳其人无意在该地区建立飞地，如果紧张状态消除，土耳其人愿意恢复巡逻。显然，这正好是一个借口将预谋的计划付诸实现。这个计划经过了长期的策划，它将是以前一系列象圣西奥多罗斯那样事件开始的楔子的尖端。如果当时不予以有效的反抗，今天我们会遇到天晓得要继续到什么地步的其他事件。

128. 当我听见我的朋友维齐奥斯大使提到圣西奥多罗斯和平村民时使用了“叛乱者”的字眼，我感到很震惊。正如我多次在其他场合所说的，那个岛上有叛乱，而叛乱者正是那个岛上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篡权者。叛乱者是他们，而不是近四年来手持武器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土耳其人。

129. 另一方面，我感到高兴，他提到了希腊首相和土耳其总理之间的谈判，他说谈判的失败是由于土耳其总理的不妥协。当然再没有比这一点更不符合事实的了。谈判的失败是因为希腊谈判代表到我们这里来是带着一个念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意诺西斯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扩张主义。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一点，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以为让我们跟他们一道来实现希腊领土扩张的时机或许已经到来。我恐怕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大大失望的。

130. 另一方面，他们对达成我下面引自联合公报的这一协议，确实表示了良好的愿望——“首相和

总理还同意有采取适当措施的需要，维护并促进各种努力，以达成一项和平的、各方同意的解决办法并防止塞浦路斯紧张局势的加剧”，当然，这一协议，希腊政府马上执行了，是以下令指挥官攻击一个无防御的土耳其村落的方式执行的。

131. 我也高兴他提到首相和总理在边境上的会晤，因为联合公报中有一句话我想也念一下。这句话是，“他们满意地注意到，他们存在着一致的意见，即两国间的一切条约都应受到尊重。”“两国间的一切条约”包括有关塞浦路斯的命运、存在、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条约。这就足以解释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其他问题，如我们对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事件的怀念和严重关怀。我们倒以为希腊政府也会同样关怀这一点。

132. 我感到很大失望的是，看到一个象这样能干和卓越的同事维齐奥斯大使提到希腊人在土耳其的命运，并竭力把他们的命运和在塞浦路斯的种族灭绝的企图相提并论。他甚至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并伪称希腊人在土耳其大量死亡，我认为这样来比较是很不公平的。众所周知，即使在愤怒的高潮，在土耳其没有一个希腊人被打破了鼻子。至于另一方面的情况，我们大家当然都知道得很清楚了。

133. 至于军用飞机飞越希腊领空问题，我的同事写了好几封信。对这些信，我在我的最后一封信里〔S/8244〕（我想不会错）作了回答。大意是那些是教练飞行，并且得到了土耳其和希腊当局的了解。当然，如果希腊政府不知道这点，那他们可能有一种使自己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的政策。

134. 维齐奥斯大使控诉我们不跟联合国组织合作。关于这一点，我只消说秘书长最近的几次报告已经给安理会答复了这一控诉。是一个希腊将军，一个希腊军官命令联合国部队撤出他们的岗位，武力解除武装，拆毁他们的通讯工具。难道这就是希腊对于与联合国组织合作的理解吗？

135. 最后，我要再简单地谈谈我的同事罗西泽斯大使。我一阵子以为我是在听他一天晚上的电视演说。但是，这里当然是一批完全不同的听众，你不能在安理会上蒙混过去。他想要讲的那些道理是安理会的理事国各位代表所熟知的，因为他们听这些道理听

了四年，他们知道真正有关的问题是什么。我毫不迟疑地摒弃他引用的几年前几个政治家关于瓜分塞浦路斯之类的意图的发言。奇怪的是他没有上溯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把他的话引出几句来。

136. 至于飞越塞浦路斯领空，我们大家都知道希腊族塞浦路斯当局的情报是不顶用的。因此，我们必须依靠秘书长和联合国驻塞部队关于任何飞越塞浦路斯的报告。我们看到这些报告，指的是情况不明的飞机。情况不明的飞行物一直在飞行。我想最后一次是飞越保加利亚索非亚，但并没有对任何人引起不必要的惊慌。

137. 最后，他提到今晚的危险。今晚的危险，尽管有秘书长和别的友好国家的帮助，是有关各方未能提供有效的方法来避免类似最近在塞浦路斯发生的屠杀。如果我们没有有效措施，侵略者就会得到鼓励，而我们将永远处在苦恼中。

138.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了对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的发言进行答辩，我愿运用我们的答辩权。我们的确不愿意仔细分析他们的讲话。他们讲话的内容经不起任何彻底的分析。但是，他们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他们今天不打算发言，这样就好象说他们到安全理事会是来沉思默想的。也许就是这一点惹着他们埋怨我们的发言出乎意料地扰乱了他们共同的沉默。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每人有每人的立场和想法。我们想问一问，在这个不平静的时刻，在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来审议发生在地中海的极端危险局势的时刻，是否可以保持沉默，是否容许保持冷淡？说实话，不管前任英国驻塞浦路斯总督的牧歌式的回忆是如何甜蜜，我们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沉浸在忧郁寡言的梦幻中吗？

139. 我们的发言对存在于塞浦路斯的危险局势作了一个切合实际的估计，这种危险局势，我们指出过，是某些特殊势力制造出来的，而且正在加剧。我们是努力坚持事实的，我怀疑英国代表、美国代表和跟着他们发言的人是否有理由对苏联代表团发言内容进行非议。如果他们在我们列举的事实中看到使他们不安的理由，这只能证明那些事实有力。这些有力的事实揭露了是谁对在塞浦路斯地区产生的局势负有罪责。

140.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要运用答辩的权利，请他发言。

141. 罗西泽斯（塞浦路斯）：我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在土耳其代表埃拉尔普大使发言中有两三点需要稍加澄清。

142. 首先，他再次提到巡逻事件，他说话的味道仿佛那是屠杀无辜公民，而实际所牵涉到的是一伙武装到牙齿的斗士。使用了大量的重型装备，双方都在作战，当然，在居民区进行那样一场战斗比在别的地方是有更多的伤亡的。但是，我说过，我们非常遗憾并感到痛心。为什么老是谈这件事，而对于安理会开会要审议的最重要的事情却保持缄默呢？土耳其代表完全没有提到侵犯塞浦路斯领空的问题，这种侵犯是违反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一日的协议的。他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他没说他打算重犯。迄今为止，他对辩论中提出来的任何实质性问题没作任何说明。

143. 他说我引用了很老的材料，上溯穆罕默德，但我只回溯到一九六四年：我甚至能引用新近说的话。外交部长查拉让吉尔就在今年——一九六七年——说：“土耳其的四支武装队伍正在象悬在达摩克利兹头上的宝剑一样在我国临近塞浦路斯海岸的地方看守着，使那些心怀恶意的人瘫痪。”谁是心怀“恶意”的人？就是那些不向土耳其意志低头的人。他向国民议会说，如果你们作出决定，我们就行动——就是说，我们要进攻塞浦路斯——然后我们要坐在谈判桌边，让他们唯命是从。土耳其代表要些更近的言论；这里就是，是一九六七年说的。

144. 同一个外交部长和苏纳伊总统新近在给几个国家元首的信里，论及呼吁土耳其停止使用武力时说：“土耳其的决定就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那就是说，现在，使用武力。”

145. 这些就是安理会关心的问题。我们是要听听土耳其代表的意见的。但是一涉及这一很重要的问题时，他无声无响，象条鱼一样，而当涉及过去其他琐碎的事情时，他却大放厥词。

146. 我们也愿意听听他对于我向他的挑战进行答复，即要求他对秘书长的呼吁和对停止袭击或进犯

塞浦路斯进行表态。在这些问题、这些事情上，我们愿意听听他的意见，我要求他在这些问题上明白地表态。

147. 就在今天还收到一个飞越领空的报告，报告说，“十一月二十日十五时四十九分判明有两架土耳其喷气式飞机低空飞越尼科西亚联合国驻塞部队总部。”两架属于土耳其的 F-104 飞机——低空飞行，恫吓人民——制造紧张局势，造成他声称他们要避免的那种紧张局势。

148. 说真话，如果我们听不到埃拉尔普大使这样或那样地表示他自己的意见，那么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他或者说，“我们有权利这样干；我们不理睬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和协议；我们不管联合国宪章，并把它扔掉，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干，因为上帝给我们这样干的权利。”——或者是什么别的给的权利——否则，他就得说，“我们不想这样干，”或者说，“我们没这样干，”或者说，“我们并没在犯这些罪行和侵略行为”。这样的话他都没有说；这就很不吉祥了。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在起草即将公布的决议时要记住这一点，记住侵略的姿态摆在那里，应当有一项有效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来对待。

149. **主席：**我的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别人要讲话了。我建议休会半小时，让安理会的理事国代表彼此商量一下如何处理我们面前的问题。如无异议，我就认为大家同意了。安理会将在晚上十一时二十分复会。

就这样决定。

会议于晚十时五十分休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二时十五分复会。

150. **主席：**我们的确费了一些时间，但是我高兴能通知安理会，由于安理会理事国各位代表表现出

来的谅解和合作的精神，我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我把达成的协议宣读一下。

151. 经与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协商以后，我受权代表安全理事会宣读下列声明：

“安理会现在已经知道了各直接当事国的意见。鉴于塞浦路斯的紧张、危险局势，安理会感到十分关切。安理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在帮助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所作的努力，号召各当事国作出最大限度的温和与克制，不采取可能恶化塞浦路斯局势与构成威胁和平的任何行动。安全理事会并要求各有关各方为维持和平、为按照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达成一个永久解决办法而火速进行协助与合作。”

152. 如无异议，我认为协议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153. **主席：**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154. **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我愿意代表我的国家向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代表对威胁塞浦路斯，威胁国际和平的危险局势等问题所给予的精心关注和所贡献的努力致以谢意，我也向你为避免威胁我国的危险而达成的协议致以谢意。

155. **主席：**我的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别的人要发言了，因此我提议休会，但是有一个严格地理解即这个问题仍然是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问题，如有必要，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准备随时开会。在这一理解的前提下，如无异议，会就开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凌晨二时二十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